

中国当代作家

中国当代作家
系列

贾平凹

五十大话

浮躁·白夜·商州·土门·高老庄·怀念狼

病相报告·秦腔·高兴

天狗·五魁·鸡窝洼的人家

制造声音·火纸

丑石·进山东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67/702

2008

中国当代作家



贾平凹

系列

五十大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十大话/贾平凹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2

(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系列)

ISBN 978 - 7 - 02 - 006470 - 0

I. 五… II. 贾…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586 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王玉川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五 十 大 话

Wu Shi Da Hua

贾平凹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4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70 - 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

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12月



贾平凹



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系列

目 录

母亲	(1)
哭婶娘	(5)
自在篇	(11)
“卧虎”说	(16)
我的小学	(18)
初中毕业后	(24)
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	(35)
酒	(39)
初人四记	(42)
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	(91)
我的小传	(103)
自传	(104)
答《文学家》编辑部问	(111)
西大三年	(131)
祭父	(134)
四十岁说	(144)
读吴三大书品	(148)
张之光画集序	(150)
何海霞画集序	(152)
《美文》发刊词	(154)

《废都》后记	(158)
与田珍颖的通信(一)	(166)
与田珍颖的通信(二)	(169)
贾平凹答问录	(172)
孙犁论	(181)
在西大受聘答谢辞	(183)
我不是个好儿子	(185)
十一篇书信	(191)
答人问奖	(197)
惜时	(198)
《商州:说不尽的故事》序	(199)
我的老师	(204)
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	(207)
读张爱玲	(209)
在休闲山庄说话	(211)
给尚×的信	(213)
《情爱丛书》总序	(221)
《贾平凹书画集》自序	(222)
我是农民	(225)
就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讲话	(355)
《孙珙散文集》序	(357)
《美文》(少年版)发刊词	(360)
关于小说语言	(362)
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	(370)
在旧历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五十寿宴上的讲话	(383)
五十大话	(385)
在《贾平凹前传》研讨会上发言	(388)
在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颁奖仪式上的讲话	(391)

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上的获奖辞	(394)
在女儿婚礼上的讲话	(397)
《废都》再版序	(399)
《马迎春诗》序	(401)
关于语言	(404)
沈从文的文学	(411)
在“贾平凹文学艺术馆”揭牌开馆典礼上的讲话	(421)

母 亲

浅儿是我的女儿，四个月了，才刚刚会笑，没有音儿的，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

这笑，第一个就被发现了：是我的妻子，浅儿那美丽而善良的母亲。那是树发芽，春正浅的日子，我们到姨家去，在车站上候车，孩子就在她的手掌上旋转，一口一亲，一亲一呼，万般作态地逗着，全然不理睬旁边的人了。突然，就对我叫道：“快，快来哟！”我跑过去，孩子躺在怀里，均匀地呼吸，阳光下，看见了那脸上茸茸的毛儿，豆芽菜般地嫩。她说刚才笑了；就再去逗，却终未再逗得出来。她便很是替我遗憾了，说那笑的好，金色的，甜丝丝的，使人心惊慌地酥酥颤……“孩子是认得我了，是专给她母亲笑的哩！”周围的人都听得有趣，哧哧地笑。她好像获得奖赏，越发兴致了，说那笑是极像玫瑰花儿在绽哩。

她真是有些傻了，全然不是以前的样儿了。那个时候，她是该活泼的妙龄，那高高隆起的胸脯里，是该蓄饱了青春的呼吸，但她却十分的腼腆，没有事了，是不大出门的，一整天可以静静地坐在家里做事。现在，她不甘寂寞了，喜欢种花，喜欢读诗，喜欢到充满阳光的田野去；一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她抱了孩子在那里了。她个儿不高，长得娇嫩，谁也想不到是养孩子的时候。“谁的宝贝？”人问。“我的呀！”她说，脸不青不红，问的人倒不好意思了。她就大笑，显得很骄傲，似乎这个世界上，她是最富有的，有奇功可居

的人。

而且,我发现她慢慢有一种虚荣心了,极喜欢恭维。谁要说句:这妞儿长得疼哟!脸子白呀!鼻子俏呀!她就对谁十二分的好;一路跑回来,要一次又一次给我复述这些赞美词。末了,激情还是发泄不了,就抱了孩子在院子里跳着跑,快活得像一头麝,为它的香气而发狂了哩!

我是个呆人,只是偶尔弄点文学,她却是剧团里的名演员了,那头发里,袖领里,时常飘出一种淡淡的指甲花味儿的甜香。记得结婚前去一个朋友家,那人生了孩子,才过了周岁,她在那房里只呆了五分钟,不喝她家的水,连炕沿儿也不肯坐,出来对我说:“一股尿臊味儿!”如今说起这事,她就笑了,骂自己一声“幼稚”。我便看见她常常用手去拧孩子尿布;拉下屎了,还要凑近去看那颜色,说是孩子受冷了、受热了。有时正抱着,孩子突然尿下了,我叫了起来,她忙分开孩子的腿,问:“浅儿裤子湿了?”“没有。”我说,“全尿在你裤子上了!”她就说:“不要惊动,让尿吧,一惊动就会不尿了哩!”她那裤子上常常就看见有尿的白印儿。但是,孩子的裤上,是不允许有一点湿的,因此,我总免不了被惩罚似的夜夜在火炉上烘那湿裤子的。

一天夜里,风雨很大,哗哗哗,打得门外的那棵棕树整夜整夜地响,我在炕上睡不着,坐起来构思一篇文章,终也思绪不收。她却没有醒,伸着胳膊,让孩子枕了,那整个身子就微微蜷着,孩子就正好在她的怀抱了。啞儿,啞儿,睡得安闲,似乎那风声雨声,在棕树叶上变成了悦耳的旋律,那睫毛扑落下来,是一副完全浸融的神态。突然,孩子动起来,只那么哭出一声,她猛地睁开了眼,立即就醒了,伸手将孩子抱起来。我奇怪了,在她那身体的什么地方,有一根孩子的神经吗?孩子醒来了,半夜里是常常不再去睡的,她就搂着哄,说好多好多的话:“乖乖,不要哭,听妈妈话啊!”“瞧爸爸,

爸爸又在想文章了，你问他，又在编什么离奇的故事了？”我笑她“对牛弹琴”，她说：“你听你听，孩子完全是听得懂的。”我终没有听出什么来，浅儿只是傻乎乎地“啊儿”“啊儿”地叫着。

慢慢地，我嫉妒起我的小浅儿了。这孩子没有出生前，我是她的魂儿，一下班回来，她就让我陪着她说话，给我撒娇，一颗糖儿也要我吃一半她才肯吃的。现在的重点，彻底是转移了，孩子成了她的心儿、肝儿。可以说，我之所以对孩子好，是为了讨得她的喜欢，而她待我好，也只是我好待了这孩子。我从京城托人买给她了高级毛线，是让她打些时髦的上衣和头巾的，她却全给孩子打了衣、裤、帽、袜。孩子穿不过来，她一有空就翻出来看看，像我翻素材札记一样入味儿。

她开始有了个坏毛病，黎明时分，就睡不着了，独独爬起来，一眼一眼瞧着睡着的孩子看，看着就悄悄地笑，然后对我说：孩子的眉毛是她的，但比她的淡，淡的好；孩子的鼻子是我的，但比我的直，直的好。她总是孩子、孩子的；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主弦，只要碰它一下，立即就全七音齐发了哩。这个时候，我常常就在心中叫道：那我呢？那我呢？真不知道我在她的心上，还有多少位置呢？

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出差了，我给家里写信，偏不提孩子事，她回信了，说：“你为什么不问问孩子呢？你走了，你一定觉得是清静了，可我，还是每夜每夜哄着浅儿睡，她还和我拉话儿哩（当然你是听不懂的）。你要爱浅儿，咱们在产床上就定了的，只要这一个，你要不爱，那会伤我心的。你瞧，孩子多么漂亮，那眼睛多亮啊！……或许，你是在心上爱她，爱得比我还深，但是，你要表现哩，傻瓜！”

于是乎，我心情慢慢轻松了，才知道是我错了，原来这世界上的爱，是无限的！以后的日子里，我果然发现，浅儿的出现，不是分散了她对我的爱情，而是更深沉了，更巩固了；该我十分感谢这孩

子了！

从此，孩子成了我们幸福的源泉和理想的寄托，我们甚至讨论起孩子的将来了。我说以后一定要培养成个作家，写出爸爸写不出的流水般的优美韵文，她说以后一定要培养成个演员，唱出妈妈唱不出的黄莺般的动听歌子。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结论道：孩子是孩子的，谁也不能强迫，让她以后自己选择吧！

孩子简直是我们家的小太阳了，一切都围绕着转起来。但我，心里却时时泛起了一种隐隐的苦恼，因为我没有了时间，也收拢不下思想去弄我的文学了，几个月来，各家报刊的约稿信在书案上压了一沓儿，却只是无法写出一个字来。她看我可怜，便腾出空儿让我去写，但终写不出满意的，想，有了孩子的人了，半辈子已经过去，竟还一事无成！愈是苦恼，愈是写不出来，便越发地苦恼了。她就抱了浅儿过来，说：“苦恼什么呢？咱是不行了，可咱有孩子啊！你掂掂咱的后代，她会有出息的，咱们就好好培养她吧！瞧，孩子对你笑了！”

我的浅儿，果然在向我笑了哩，虽然还是那么无音儿的，在嘴唇上迅速一闪的微笑，但她毕竟是认得我这做爸爸的了么？

我笑了，我多么感激我的浅儿，多么感激我浅儿的美丽而善良的母亲啊！

草于 1980 年 3 月 31 日夜

哭 婶 娘

婶娘，你死的时候，我是在西安，远隔你千里，生不能再见一面，死不能扶你入棺，死者你走的不会心甘，生者我活的不能安宁，天地这般儿残酷，使我从来没有想到，而却重重地惩罚到我的头上了。如今我站在你的坟前，我叫你一声“婶娘！”不知你可听见？我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我却怎么也受不了这个打击！

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在外地教书，过了满月，就留我在老家让你经管。夜夜我衔着你的空奶头睡觉，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五寸拉扯我长大。我自幼叫你是娘，心里曾经这么想过：等我成人了，挣了钱了，一定好好报答你的恩情，给你买好吃的，买好穿的。但是，我长大了，工作了，工资微薄，又忙着筹备结婚，只给你买过一双棉鞋，只说婚后了，缓过几年，先不生养孩子，先不置做家具，一定报答你，没想你竟这么早便死去了。你才五十一岁，全不是该死的年纪啊！唉，都怪我太相信人的寿命了，人真是不如一棵草，真是不能掌握自己，造成我一生不可挽回的遗恨。

在你死的那天，我本来是在写作的，但写不上半页纸，心就慌得不行。我想这种现象以前是没有过的，一定是心电感应，怕是家里有了什么事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奶奶，她老人家已经七十三岁，常年瘫在床上，莫不是她要下世了？一天里惶惶不可终日，到了晚上，果然有人喊我“电报”！一听电报，我腿就软了，可接到一看，却是你死的消息。这怎么能使我相信呢？可电报明明白白

写着是你,我当下就昏过去了。我担心会死的老人没有死,死的偏偏就是不应死去的你,这使谁能不伤心断肠呢?

你是命苦透了的人,古书上讲,人生福苦是平分的,早年苦了,晚年必是有福,可你却全是受苦!才过门的那些年里,咱那儿封建意识多,你只能是不敢多言的小媳妇。亏你在娘家上过几年学,能为人写个书信,县上便让你去乡政府工作,你却让伯父去了。你只说男人家在外干事,也是正事,你要在家服侍双老。可伯父一工作,又慢慢当了干部,就变心了,要和你离婚。你哭得要死,家里人也骂伯父,但伯父还是死了心,从此和家里断了关系,再不回来了。可怜你为了伯父,伯父却抛弃了你。你成寡妇,你却舍不得这家老人,老人也舍不得你这媳妇,你就一直在咱家过下来,那时候,你才三十岁,三十岁上你就守寡,熬了二十多年,只说苦要出头,福要来了,你却这么就死去了!好人没有好报,是这人世没有是非曲直呢,还是容不得你这等良善?

你一生没儿没女,一直带我在你身边。我上了大学后,你来说你太寂寞,白日里上工、服侍老人也就罢了,只是到了晚上,就不能入睡,三点就醒了。我看了信,伤心得直哭,想你这么爱娃娃疼娃娃的人,却没娃娃疼爱,只恨我怎么就长大了呢?后来你又来了信,说你要了一个小女,村里人都说你傻,怎么不要一个大的,偏要受拉扯罪?可是我是理解你的。你要我给小妹起个名儿,我叫她是“慰儿”,意思是来安慰你的,你几次来信感激我,说那名儿起得好。如今慰儿已长大四岁,可爱的模样,眉儿眼儿十分像你。咱这一家人,人口不旺,爷手里是兄弟五人,父手里是兄弟二人,到了我们这辈,就只有我和慰儿。你死了,孝子盆本是我来捧的,可我不在,只好让慰儿替着,可怜你走得这么孤单!等我披星戴月赶到家里,因为天热,不能久放,你已经埋了。家里一片狼藉,奶奶被人扶着,哭得昏死了过去,刚救活过来,慰儿又哭得昏过去了。我扶老

携幼，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们，想奶奶长年瘫在床上，你平日端吃端喝，小慰儿还年幼，你平日疼热疼冷，你这一走，这一家人可就散了架啊，婶娘！

往日里，我的父母在外，月月将钱寄了回来，你在家主事。你为了这个家，劳心劳神，别人没吃过的苦你吃了，别人没受过的累，你受了，可你从来没有怨言。“文化革命”那些年，我的父母进了牛棚，再没有钱寄回，家里粮食短缺，你在外东借西借，顿顿还是将热饭递到奶奶手里、我的手里。记得那年春上，奶奶生日，家里又揭不开锅了，你从外边借回一元钱，买了三斤豆腐。豆腐做好，你一筷子夹给奶奶，一筷子夹给我，我让你吃，你说你嫌豆腐有一股豆味儿，反胃。婶娘，我那时真傻，还以为那是真的，就三口两口扒吃了豆腐，后来在厨房里，却见你吞着野菜吃，我才知道你是哄了我。我后悔地哭起来，你却笑了，说我懂事，让我以后长大有钱了，再给你买多多的豆腐吃。可到现在，我一块豆腐也还未给你买了吃，你却死了。

那一年里，你在家管老管小，一颗心还牵着我的父母，常常为他们伤心落泪。正月初十那天，你把奶奶托付给邻居，就领我去二百里外的县上找我的父母。咱们身无一文，一路上讨吃要喝，你总是让我坐在村口，你去沿门讨要。后来我见你受人欺负，我要去讨，你说：“你年幼，受不了人家冷脸白眼的。”咱们就这么赶到外县，打听我父母关在一个小学校里受训。咱们去向门口站岗的说情，人家不让进去，你哭着，下了跪，一直缠到天黑，人家才同意一个人进去。你就让我去了，我见到了我的父母，他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不要说给你。我走出来，看见你扒在栅栏大门口往里看，你个子低，脚下垫了石头，双手努力地往上攀，一见你这模样，我没在我的父母面前哭，却哇的一声向你哭了。你也哭了，却又安慰我，说我是这个家的独苗，万万不敢伤出个毛病来。

婊娘，咱们回到家里，我却不能再去上学，同学们都骂我“狗崽子”，我和他们打，又打不过，常常回家来满脸是血。你从此就不让我到学校去，在家教我学习，我真不明白，你那时还有这份心思？！我心灰了，常常不学，你发现了，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我哭了，你也哭了，紧紧抱着我，说：“平儿，你爸妈不在，你要不好好学习，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呀？孩子，好人总是好人，学业不可丢了，咱是正经人家，可不能自己先竖不起竿子了！”婊娘，也就从那以后，我才认真地读起书来，我今日之所以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还不都是你教育的结果？我有了文化，写成了书本，人都夸誉我的聪明，但谁会知道这一切是你给了我的呢？

后来，父母果然平了反，我也上了大学，临走的时候，你哭哭啼啼送我一程又一程，对我说：“平儿，我没有儿，你就是我的儿，你今天有了出路，你要好好记住这是多么不容易！到社会上了，首先要好好做人，万万不可有害人之心。”我记着你的话，可是，婊娘，我却怎么也不明白，你老老实实做了一生好人，可你却怎么没能有好人的报应？我在学校，我的父母月月给我寄钱，可你还是要给我钱，我知道那是父母给你的，要你买衣服的，你却通通递给了我。你时常做新鞋给我邮来，大学生都穿皮鞋和胶底鞋，可我却喜欢穿你做的鞋。你来信说，只要我喜欢，可以供我的鞋，一直到我有了孩子。可是如今，我还没有结婚，我就再也穿不上你那结实的，硬帮子布鞋了。

大前年的冬天，你要了慰儿，慰儿生了病，一时看不好，你抱着她到城里来住院。我那时正谈恋爱，领了女朋友去看你，你喜欢得夜里不让我们回校，硬要给我的女朋友买一双袜子。我说你手里钱紧张，你却硬不，还对她说了好多话，要她好好管着我，说我爱吃辣子，做饭不要忘了。婊娘，我们都笑你太细心，你却笑着说：“不要以后娶了媳妇忘了我呀！”婊娘，我们原准备过一个月就结婚，婚